

澳門文學創作叢書

三弦

葉貴寶 葦 鳴 黎綺華



三 弦

葉貴寶 葦鳴 黎綺華

東亞大學中文學會

澳門文學創作叢書緣起

一九八一年初，應澳門東亞大學之聘來協助創辦一個中文系。因為是新大學，一切都得從頭做起。澳門是一個頗古老的城市，歷史較鄰近的香港為長，但在文化方面，却遠遠落後於香港，而文學園地更是一片荒蕪。最初本想辦一個雜誌，作為海外炎黃子孫的文學園地和溝通海內外文學界的橋樑，但來澳後很快的便覺悟那只是個幻想罷了。稍後又希望能辦一個雜誌以促進嶺南地區的文學活動，但這也還是個幻想，所以，旋即作罷了。

一九八三年六月間，秦牧先生從廣州來澳門訪問。機緣湊巧，和他見了面，並認識了《澳門日報》的幾位先生。談話間，難免又說到文學方面來了。於是，倡議在《澳門日報》上編一個文學副刊。此議一出，大家都很起勁，頗有相見恨晚之感。大約過了兩個星期，澳門有史以來的第一個文學副刊《鏡海》出世了。刊名是饒宗頤教授題的字。那時候，剛好放暑

假了，比較空閑，所以，最初幾期的編務便代爲負責。所刊登的稿件，則大多是自己和學生的。因爲人數少，登來登去都是幾個人的作品；爲了有些變化，只得給學生取不同的筆名，自己也用了五六個筆名，想來也頗有趣。過了不久，《鏡海》的稿源漸漸充足了，編輯的事，也就不必代勞了。但編雜誌的幻想有時候也還是會像幽靈一般出現的。

平日講授新文學，也指導學生寫作。雖然學生人數不多，但其中有些却很有寫作的天分。老實說，他們的作品就是跟一般知名作家的擺在一起，也毫不遜色。這樣的學生以前也曾遇見過。其實，是處處都有，年年都有的。但他們往往在離開學校以後，爲生活所逼，便日漸失去寫作的興趣了。他們需要培養和鼓勵。於是，決定把他們的作品收集起來，編輯《澳門文學創作叢書》，以促進澳門的文學活動。當然，這套叢書並不限於學生的作品。這只是個開頭罷了，以後是必定會逐漸擴大的。

到東亞大學來讀書的人大多不是生長於澳門的。然而，時間和地域的事實不必過於執着。七十年不算長，一天也不算短，只要在澳門一天便做一天澳門人。所以，東亞大學的人都

是澳門人，而這套叢書也是屬於澳門的。

在《鏡海》的發刊詞中曾說過「澳門應該修建自己的文壇」的話。現在看來，當初的這句話也並非空話。澳門文壇正在日漸修建起來了。不過，還需要更多人來共同勞動。

寧靜的澳門是個可愛的地方。

雲力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八日
東亞大學中文系

目 錄

卷一 橋

葉貴寶

不再是做夢 3

何需惹塵埃 5

黑夜畢竟過去了 6

橋 7

落葉，非是無情物 8

月照愁人也照樂人 9

他朝君體也相同 11

不要永生 13

綠豆湯 15

望鄉 17

卷二 我不想知道

葦鳴

橋 21

憂鬱 22

月愁 23

我不想知道 24

抽煙 25

卷三 古都

黎綺華

韶關 31

十歲了 35

我在想 39

秋日 43

濠江的霧 46

孩提 48

這一年 51

書和我 55

英雄 58

窗外 61

一點啓示 64

心畫 68

古都 71

卷 一

橋

葉貴寶

不再是做夢

沒有拿起筆桿已有一段很長的日子了，真想不到這久違了的筆桿却是如斯的沉重；和自己現在的心情沒有兩樣。

經過兩個多月來心靈上反反覆覆的爭鬥，折騰了好一番，最後終於決定重返校園，再過闊別已有兩年的學校生活。

對一個曾經投身社會的人，重返校園，那份乍喜乍驚的心情，實非筆墨所能盡錄。「洗淨鉛華」、「返璞歸真」這兩句話，對我來說，並不完全貼切，但總有某種程度上的吻合。

香港、澳門，雖近在咫尺，回想自己提着行李，踏出家門時，母親耳畔囑咐，自己也不敢回頭。怕的是自己經受不了襲上心頭的離情別緒；怕的是自己拿不定主意；更怕母親擔憂的眼神。就是怕，不敢回頭。一口氣往樓下走，跳上計程車，關上車門後，才覺得眼睛是熱的，胸口鬱悶難解。如今離開了家，才體會到遊子的心情，異鄉人的惆悵。

多少個做夢的夜！夢中有校園，在樹下臥讀《紅樓夢》、或有同學討論《莊子》、又或

有挑燈夜讀《李清照詞》……醒來後總不免爲這麼甜美的夢而整天把笑容掛在嘴邊。

再不是做夢了?! 不再是做夢！我實實在在踏進了大學之門，找着了心中的「烏托邦」……

何需惹塵埃

風焦急的佇候在門外，不時從門縫擠身進來；沒待我站穩，就像他鄉遇故人般的往我懷裏倒，揭開了我臉上的圍巾，恣意地吻了起來。祇覺得臉上熱熱的、癢癢的，一股暖意從心底湧上來。異地重逢，總應細訴離愁，却不知從何說起，正所謂欲語還休。無奈剛相聚，又要分手，禁不住百般別緒上心頭。正是：地久天長，豈在朝朝暮暮。

望着風依依遠去，踏着遍地沙石，獨個兒來到尚未睡醒的小村，好不寂寞。

彩霞騷首弄姿，把井水染得通紅；早起的少婦，把盛粧的雲彩，一桶桶地往家裏搬；狗兒給少婦的風韻迷倒了，癡癡地望着纖巧的背影，忘了往來的陌路人。

連理樹下傳來砍柴的聲音，看着、聽着，祇覺砍的是情愁。網一般的憂思，一絲絲的給砍斷了；驚濤澎湃的心境，頓時變成一泓止水。此刻，只羨不食人間烟火的天后，但願地老天荒，追隨左右，莫再惹俗世塵埃。

黑夜畢竟過去了

向晚，狂風怒哮，百樹齊舞，亂石飛沙，展開了一場大自然的搏鬥。羣山隔岸圍觀，屏息靜氣，等待着看鹿死誰手。人家的炊烟，或近或遠，不斷的搖頭嘆息：同是大地兒女，本是同根生，奈何相爭？

經過一夜的廝殺，在人們還在做夢的時候，一切都平息了。晨早起來，不再是漫天風沙，也不再是鬼哭神號了。

風，變得再溫柔也沒有了，細心地撫摸着每一顆沙石，在無私的晨光中，充分顯示出母愛般的溫柔。一顆顆的沙石，再齊整也沒有了。安靜地躺在黃澄澄的泥土上，一眨一眨的睜着它們的小眼睛，就像剛睡醒的小孩，叫人看了就心愛。路旁嶙峋的大石，一塊一塊的並肩靠着，享受着暖洋洋的陽光；此時無聲勝有聲，誰也不敢稍動，怕的是破壞大自然的憩靜。人家的炊烟，踏着輕快的舞步，陶醉在讚美和平的樂章中，悄聲哼着：黑夜畢竟過去了。

橋

雨不停的下着，有時累得喘不過氣來，稍微休息一會兒，又嘩啦嘩啦地打在橋上。風，肆無忌憚的擁抱著沙石，往天空裏轉。可憐的沙石給摔得滿天星斗，伏在橋上無助的哭了。海，開心極了。張牙舞爪地戲弄著點點的白帆。白帆羞得顫動著身子，淚汪汪的望著久睡了的大橋。

此刻的橋，像熟睡了的一條大龍，安詳地臥著。聽不見沙石的飲泣，看不見白帆無助的眼神。它還在做夢。天上的雲，深鎖雙眉；太陽傷心地往山後躲；羣山焦急地喊道：快醒來吧。

終於醒來了。睡眼惺忪地望著遠方微笑。想必是做了一個好夢。舒直了身子，精神奕奕的站起來了。好一條威猛的巨龍啊！風，目瞪口呆，不敢稍動；雨在喘着氣，不敢走近；黃澄澄的海水，在龍的眼睛照耀下，變成了金黃色。太陽急不及待的從山後探出頭來；天上的雲，換上了一襲薄薄的輕紗，引得鳥兒爭先恐後地往天上轉。大自然充滿了朝氣，羣山變得年輕了，俯身對巨龍道：別再沉睡了。

落葉非是無情物

手中的黃葉當上了舞台，「九·一八」的維園集會，一幕一幕的在重演着……

仲秋時分，見不到「落紅」，有的祇是遍地黃葉。不怎麼蕭瑟，却道出了「秋涼好過冬」的景緻。

微風輕拍着，大大小小的黃葉沉不住性子，爭先恐後地落下來。它們不願意居高臨下地觀看，它們要成爲人羣的一分子，它們興奮地親吻着每一個從身邊溜過的行人。園丁似懂得落葉的情意，並沒有把它們趕回小徑的兩旁。

就因爲國土像片海棠葉，我不曾踐踏過地上的落葉。看見別人踏着落葉走過，必狠狠地瞪他一眼。人家還以爲我害了神經病，嚇得大步跑開了。心中頓時吶喊起來：敵人就是這樣踐踏我們的海棠葉的！

離開會場的時候，看見身旁躺着片落葉，路人在它身上留下的足跡，還清晰可見。禁不住問了一聲：不痛吧！放心不下，把它帶了回家。

曾經多難的神州，但願你就是我手中的這片葉子，不再叫人從你身上「進出」。

月照愁人也照樂人

今夜是迎月夜。

「把月餅也帶去吧。」

「油膩膩的，怪討厭。」

母親的話整天在耳畔響着。

畢竟是第一個不在家裏渡過的中秋啊。

不是爲了欣賞月色，而是一種莫名的衝動，我踏着沙石，往大橋走去。泥路上的沙石，按著步伐的節拍，竟然奏出那麼清脆悅耳的調子，誘得草叢的蟋蟀叫得更樂了。石邊的蘆葦，像啦啦隊一樣，沿途迎風起舞，歡迎這個過路人。

走累了，坐在橋頭的石礮上。

偶然抬頭一望，我呆了。

好一幅「月下飛天鏡圖」！

若是西子看了，想也自慚不如呢。它的冷艷，懾人心魄，扣人心弦，瀰漫着永恒箇中的奧秘。

看不見晚歸的漁船，定必是合家舉杯對月，樂也融融。人生幾見月當頭，如斯良辰美景，又豈可虛渡。好不醉人。

「世事兩難全」，東坡這句話，不知道寬解了多少游子思鄉的情懷。在倍思親的佳節，無可奈何，祇期望「千里共嬋娟」了。

月照愁人，也照樂人。我，愁人呢？樂人呢？